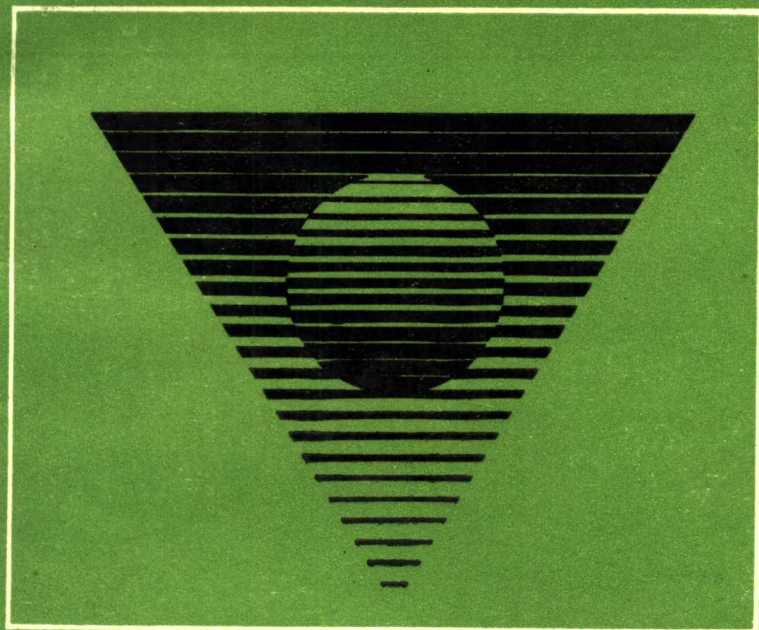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论理论社会学

〔美〕罗伯特·金·默顿 著

何凡兴 李卫红 王丽娟 译



华夏出版社

论理论社会学

〔美〕罗伯特·金·默顿 著
何凡兴 李卫红 王丽娟 译

华夏出版社

1990年·北京

责任编辑：杨 全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徐天离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by

Robert K. Mert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67

论理论社会学

〔美〕罗伯特·金·默顿 著

何凡兴 李卫红 王丽娟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69千字 插图2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 7-80053-210-0/Z·024

定价：5.20元

前 言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的发行商早已和我谈起：有必要单独发行该书的第一部分。因此，对其未作修改在此作为本书的第三、四、五章重印出来，同时，将这本大部头著作的简短导论进行大大扩充作为现在这本书的第一、二章。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有必要对这五章说上几句。

第一章阐述社会学理论史和当今实用理论体系的不同功能。从过去发展而来的理论几乎无需考察。但是，我认为，就象思考当今的社会学理论是怎样从以前的理论发展而来有价值一样，考察社会学思想的真正历史的学术要求，比起仅仅是按年代编纂社会学学说纲要来，具有更大的价值。

过去几十年来，中层理论一直受到极大关注，现在有必要根据它的应用和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批评，来评价它的特点和各种作用。第二章就承担这项任务。

第三章提出了一个进行功能分析的社会理论框架。本章集中讨论一个整理假想、概念和程序的范式，前者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功能解释中，一直是含混不清的（偶尔是明确的）。如果舍弃“发现”这个词广泛的情境意义，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范式的要素就基本被发现了，而不是被发明了。这个范式的要素通过几方面得以揭示，一方面通过批判地考察那些利用功能取向从事社会研究的人们所进行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通过重新考察我自己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最后两章总结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目前出现于社会学探索之中。

第四章对相关的但是不同的探索方式进行了区分，探究方式常常被囊括于含混的术语“社会学理论”之中，譬如方法论或程序逻辑、一般取向、概念分析、事后解释、经验概括和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在描述这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的各方面关系时，我不但强调理论的一般取向的功能，也强调其各种局限性，正是由于同时强调这两个方面，因此比起从一般理论导出也为经验所证明的一致结论来，社会学就更加完备了。所以，我不但强调和刻划经验概括的不健全特性，而且强调和刻划经验概括的重要性。该章也说明这些全然不同的概括能够通过整理过程得到校准并相互结合。然后，它们成为一般规则的特殊事例。

第五章考察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相互关系的另一部分：经验研究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各种不同影响。只有那些仅从书本上了解经验研究而没有实际从事过经验研究的人才会继续相信：经验研究的唯一或首要功能是检验已确立的假设。这种观点表达了一种对于经验研究的主要的，但也是狭隘的观点，它远没有表述出经验研究的主要功能。经验研究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而不是上述那种被动作用。本章详细描述了：经验研究也引发、重新阐释、重新确立目标，并对社会学理论予以澄清。可以说，经验研究促使理论发展起来。很明显，远离经验研究的理论家，仅仅凭对经验研究的道听途说行事，这样的理论家冒着与经验隔绝的危险，而经验很可能将他的注意力转向新的、富有成果的方向。他的头脑里没有经验准备。总而言之，他脱离了经常使人灵感倍生的经验，因为他缺乏一个发前人所未发的头脑，他也失去了有所发现的机会。也许韦伯的话是对的，为理解凯撒，不必本人是凯撒。但是有一种魔道，使得我们的社会学理

论家有时好象要去理解凯撒，但同时又觉得没必要去研究凯撒。

这样的一本书——部分是新作，部分是旧著——也得益于多方协作。我特别感谢巴巴拉·本金(Barbara Bengen)，她对本书前两章作了精心审定，特别感谢哈里特·A·朱克曼博士(Dr. Harriet A. Zuckerman)，他对本书草稿提了一些批评建议，还特别感谢玛丽·迈尔斯夫人(Mrs. Mary Miles)，她把满纸涂鸦打成了清样。在准备序言章节时，我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罗伯特·金·默顿

致 谢

没有人完全了解是什么铸就了自己的思想，我也很难详细说明本书提出的各种概念的来源，以及多年来我对它们所作的一些修改的理由。很多社会科学家都为发展这些概念作出了贡献。因此，只要知其来源，我就在书中各章大量的注解中予以标示。但在这些学者中，有六位尤其使我在不同程度和方面获益匪浅，在此特致谢忱。

霍布金斯(Charles H. Hopkins)对本书写作起了最早最大的影响，现在才对他致谢已是言不及意和为时过晚。因为有了他——我姐姐的丈夫——很多人都提高了人的尊严。只要我们这些与他接触过的人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心中、满怀热爱、尊敬和感激之情，我将此书献给霍布——一位通过自学而可施教于他人的人。

我感激我的好朋友辛普森(George Eaton Simpson)，他现在奥伯林学院任职，是他使得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了解到进行社会关系系统运行研究这一令人神往的学术境界。要不是他，我决不会如此顺利地步入社会学领域。

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对我帮助很大，在他从事大规模的历史运动研究(其代表作为《社会和文化动力学》)(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之前，他就帮助我摆脱了思想的狭隘性，即把社会的有效研究局限在美国本土，他也帮助我摆脱了在贫民窟环境中养成的思维方式，即把社会的基本主题集中在社会生活的表层问题上，如离婚和青少年违法行为。我对他怀有深切的敬意。

萨尔顿(George Sarton)在科学史学家中享有盛誉，我感谢他

的指导和友谊，感谢他使我得天独厚地在哈佛189图书馆中他著名的工作室里工作了将近两年。在论及社会学理论史之要求的本书第一章中，他对我的启发随处可见。

看过本书之后，读者会马上意识到，我从我的导师和朋友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里师承优厚。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他很早就将他的热情倾注于分析理论。他善于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热情，而不是将其培养成唯命是从的信徒，由此可见他为人师表的气度。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哈佛大学小小的社会学研究生班里，具有学人之间的良好学术气氛，象我这样的研究生都可能与导师保持一种密切的工作关系，帕森斯博士就是我的这样一位导师。那确实是一个同仁团体。而今天，在那些有很多研究生，而只有很少一小群疲于奔命的教授组成的系，则很难发现这种关系。

最近一些年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协会工作，我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进行合作时，我从他那儿受益不浅。在我们无数次的交谈中，很明显，他根本没觉察到我在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非常高兴地借此机会公开地使他注意到这一点。他的怀疑者的好奇心对我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我曾认为，功能分析对研究人类社会的广泛问题尽管不是唯一的，也是目前最有发展前途的理论取向；是他促使我更详尽地说明我持上述看法的理由。总而言之，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强化了我的信念，即社会科学与社会上的附庸风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其系统性和严肃性，也就是说，从学术上负责地、严格地追求那个首次被认为是有趣的念头。我想，这也是怀特海(Whitehead)在本书第一章卷首格言中所表达的意思。

还有四个人需要在这里一提：一个是，所有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对她的感恩之情，另外三个，他们在一定的时候将会认识他们所给予我的无穷乐趣。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5
第一章 论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和分类.....	1
一、历史与分类学的拙劣混合.....	2
二、社会学理论的公共档案.....	4
三、社会学理论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10
四、社会学的人文主义和科学方面.....	37
五、博学与创新.....	42
六、经典理论的功能.....	49
第二章、论中层社会学理论.....	54
一、概说.....	54
二、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	61
三、综合社会学体系的功利压力.....	66
四、综合理论体系与中层理论.....	69
五、对中层理论截然不同的反应.....	71
六、分化过程.....	72
七、赞成侧重中层理论研究这一主张.....	75
八、否定中层理论.....	85
九、总结与回顾.....	92
十、范式：社会学理论的汇编.....	93
第三章 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	98

一、社会学功能分析的整理	9
二、功能分析的词汇	99
三、功能分析中常见的几个假设	106
四、功能分析与意识形态	121
五、程序逻辑	132
六、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范式	137
七、功能分析的事项	145
八、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	151
九、结论	175
十、参考书目	176
第四章 社会学理论对经验研究的影响	180
一、方法论	181
二、一般社会学取向	183
三、社会学概念分析	185
四、事后社会学解释	190
五、社会学中的经验概括	193
六、社会学理论	194
七、正规推导和整理	198
第五章 经验研究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作用	202
一、经验研究的理论功能	203
二、理论偶发模式	204
三、理论的重整	210
四、形成新的理论兴趣中心	215
五、概念的澄清	218

第一章 论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和分类

“一种跟在先驱后面亦步亦趋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

“早期学科的特点……是目标弘大、抽象，研究琐碎具体”。

“科学史告诉我们：建构真正的理论和将其精确地应用完全是两码事。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出自常人之口”。

怀特海(ALFRED NORTH·WHITEHEAD),《思想之组织》

虽然本文主要讨论过去社会学家们的著作，但书中并不论及社会学理论史，而是借此评论当今社会学家研究的某些理论之类别实质(Systematic Substance)。两者的区别决不是随意的，然而这两者经常在教科书和出版物中混为一谈。确实，除了日趋成为例外的心理学和经济学，一般社会科学的现存理论都趋向与本学科的历史混在一起，以达到比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更大程度上之理论与历史的合流。^①

① 此观点引自早期论文“社会学理论的地位”，载《美国社会学评论》(“the posi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9, 13, 164—8。关于社会思想史之作用的适当观察与流行社会学理论观察的区别，参见Howard Becker, 社会学理论的生机(Vitalizing Sociological theory), 出处同上, 1954, 19, 377—88, esp. 379—81, 以及当前很有代表性的说法，参见, Joseph Berger, Morris Zelditch, Jr. and Bo Anderson, 《前进中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Progress)(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 ix-xii, and William R. Catton, 《从泛灵论的社会学到自然主义的社会学》(From Animistic to Naturalistic Sociolog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6)。对社会理论的性质与功能的略有差异的观点，参见, Theodore Abel, “社会理论目前的地位”(The present status of social theory) 载(接下页注)。

一、历史与分类学的拙劣混合

社会学家倾向于将理论史与理论的分类混在一块。因为孔德(Auguste Comte)——通常被看作社会学之父——也被看作科学史之父。^①然而,当今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极度混乱,是由于忽略了两者完全不同的功能。

正确认识社会学史和社会学分类学之间的差别可能产生真正的史书。这些著作将具有其他学科中优秀史书的要素和正规特

(接上页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2, 17, 156—64, 讨论该论文的还有Kenneth E. Bockand Stephen W. Reed, 164—7; and in Herbert Blumer, 社会理论何错之有(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引文同上, 1954, 19, 3—10.

① 参见乔治·萨尔蒙,《科学史研究》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 (George Sart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4. 孔德、马克思、圣西门或其他很多人作为社会学之父地位的提名,部分属于观念问题,部分是由于没有对新学科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如何具体化的假定进行考察的结果。对此之所以存在分歧是由于谁是科学之父没有一个一般的公认标准,通常总是假定每一学科都明显有一鼻祖(借用生物学的隐喻来比拟)。事实上,科学史隐含多元发生说。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孔德在1839年提出“社会学”这个概念,从那时起,这个可怕的混血儿就指向社会的科学。当时和如今的学者们一直抗议现在这种驯养的野蛮(domesticated barbarism)。众多的抗议之一是才智过人但备受忽视的社会理论家刘易斯George Cornewau lewis在1852年所作的评论:“……对科学言词的主要缺陷——部分来自英国,部分来自希腊的词汇——是对于不熟悉我们语言的外国人模糊不清。孔德提出了‘社会学’这个词,但是,对于使用社会(gesellology)或社会学(gesellschaftology)词语的德国作家,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对此的抱怨见刘易斯的《政治学的观察和推论方法论文》(A Treatise on the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Reasoning in Politics)(London, 1852), II, 337n; 至于该词本身的历史,参见, Victor Branford, “社会学一词的起源和使用”(“On the origin and use of the word sociology...”)载Sociological Papers(London, 1905), I, 3—24 and L.L. Bernard and Jessie Bernard, 《美国社会学的起源》(Origins of American Sociology)(New York: T.Y. Crowell, 1943), 249.

性，它们将涉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社会学观念之间复杂的秉承关系，发展方式，理论与其社会起点(Social origins)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其各部分之社会地位的变化之间的联系，理论与变化中的社会学之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理论从社会学思想中心的扩散以及在扩散中对其所作的修正，以及文化与社会结构环境的行变化对理论产生影响的方式。简言之，如果在实践中注意这些，就会有利的产生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史。

然而，社会学家们固守一个很狭窄的，几乎是不太严肃的社会学理论史的概念，他们把社会学理论史看作对过去理论的批判性总结之集大成者，并有主要理论家的小传点缀其中。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把自己看作教授和写作社会理论“史”的当然人选——毕竟，他们熟悉早期学者的经典著作。因而，理论史的概念既非历史也非分类学，而是一个拙劣杜撰的大杂烩。

实际上，这个概念在当今学术界是一个畸形物，它预示：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正在发生一种角色的逆转。因为社会学家对狭隘、肤浅的思想史的概念依然抱残守缺，与此同时，专业化的科学史学家的新军正广泛而深刻地以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作为理论指导，来解释科学的发展。^①专业化科学史包括各种具有理性但不完善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形成之时还能自圆其说，而后来为令人深信不疑的经验检验所否定，或者为适应性更广的概念所取代；它也包括错误的起步，包括现在已陈腐的学说和过去不结果实与结了果实的错误(fruitless and fruitful error—

① 新的科学史更为重要的阐述包括在下列各家的著作中，Charles Gillispie, Henry Guerlac, Rupert Hall, Marie Boas Hall, Thomas Kuhn, Everett Mendelsohn, Derek price, Robert Schofield, L. pearee Williams, and A. C. Crombie.

s)。科学史的基本原理是力图了解事物是怎样发展的,这正如某些学科或某一学科群过去所做的那样,而不仅仅按照年代顺序编制科学理论的纲要。总而言之,这种历史并不是用来在流行的操作理论、方法论和所属学科的技术方面指导今天的科学家。科学理论的历史和分类之所以有联系,首先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区别。

二、社会学理论的公共档案

以另一密切相关的方式,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已经戏剧性地调换了角色。通过集中访问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并录音,历史学家正在勤勉地编纂各学科的当代“口头历史”^①;而社会学家的注意力还是局限于公共文件上。另一个例子是:越俎代庖的历史学家正在超过科班出身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公然借用了社会学家的访问技术。简言之,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历史学家正要写的分析史,其中某些部分属于科学社会学,^②而社会学家却继续把社会学理论史看作是对连续性理论体系的批判性总结和大系。

①口头史为历史学家Allan Nevins所发明,作为收集历史馈赠的散失资料的方法,它已经从社会学家的领域里吸收了访问技术,而不是从历史学家那里,也不是从传统的收集和整理文件资料的大师那里。有关口头史的报告,一个研究模式(它早已超出它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起源地之范围),参见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1964)v.1及每年的增补本。

例如,美国物理学会在Charles Weiner的指导下正在编写一个核物理的口头史和文件史,而关心本学科历史的社会学家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技术。

②带有社会学色彩的科学史的例子,参见年刊History of Science, 1962年由A.C.Crombie and M.A.Hoskins创刊,另外参见Marshall Clagett,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9)。

社会学家提出这个范围狭窄的概念，其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来源是描述这些理论体系的已发表了著作，如马克思、(Marx) 韦伯(Weber)、迪尔凯姆(Durkheim)齐美尔(Simmel)、帕累托(Pareto)、萨姆纳(Sumner)、库利(Cooley)的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较不知名学者的著作。但编著成书的科学著作的结构与研究人员所遵循的实际探索过程之间的差别，犹如一片参差不齐的礁石，它使上述这种似乎不言自明的对原材料的选择在这片礁石上触礁搁浅了。这种差别有点象“科学方法”的教科书与科学家实际上进思维、感受和进行工作的方式之间的那种差别。论及方法的各种书籍提出理想的模式：科学家应该怎样去思考、感受和行动。但是正如每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所知：这些有条不紊的规范模式并不重视科学家在探索过程中所采取的那些杂乱无章、因势利导的适应性调节措施。一般而言，科学论文或专题著作代表了一种纯净的样式(appearance)，这种样式不会再现直觉的跳跃、错误的起步、失误、夭折以及其中的某些巧合，而这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探索过程。因此科学的公共档案不能提供很多这种原始材料，来用于重视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

社会思想史，作为对已发表的思想之一系列评论性的说明，其概念远远落后于早已被认识到的现实。甚至在科学论文逐渐地出现之前，即三个世纪以前，一般的、非个人的和习俗化的科学词汇能传达科学的新贡献之精髓，但是不能再现探索的实际过程。换句话说，甚至在那时人们就认识到：科学理论的历史和分类学需要不同的基本材料。十七世纪初，培根(Bacon)进~~行~~了观察并抱怨：

从来没有任何知识按照被发现时的顺序得以传播，在数学方面也是这样，一般说来，为了对后面的命题进行证明和表述，得使用前面的命题和条件，可实际上情况往往与此相

反。^①

从那时起，头脑敏锐的人们已重复地，并且似乎是独立地进行了同样的观察。因此，一个世纪之后，莱布尼兹 (Leibniz) 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提出过大致相同的观点，从那时起该信就成为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笛卡儿想要我们相信，他几乎没读过什么书，这有点言过其实。然而，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去研究别人的发现是有益的，所谓适当的方式是向我们开放所有有关发现的史料，并且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他们，我希望，作者能给我们提供他们发现的历史以及完成发现的各个步骤。当他们忽略了这些时，我们必须尽量去猜测这些步骤，为的是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如果批评家们在评论书刊时为我们做了这一工作，(这里，批评家肯定要去请教大数学家和大哲学家：弄清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们就为公众做了一件大好事。^②

事实上，培根和莱布尼兹两人所说的意思是：科学史和科学分类所需的原始资料有很大区别。但是：科学家们最初发表他们的观点和发现，不是为了帮助历史学家重现其方法，而是向他们的同时代人，并指望可以向子孙后代报告他们对科学所作的贡献。因此，他们以逻辑上令人信服而不是以历史描述的风格继续大量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继培根和莱布尼兹之后，有人对这种实践活动继续予以观察，几乎在莱布尼兹之后两个世纪，马赫

① Francis Bacon,《弗朗西斯·培根著作集》(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由James Spedding, Robert leslie Ellis, and Douglas Denon Heath编辑, (Cambridge, England, Riversiae Press, 1863), VI, 70.

②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C.I. Gerhardt, 编辑 (Berlin, 1887), II, 568, 在他从维也纳致 Louis Bourquet 的信中, 22 March 1714.

(Mach)提出：他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学出现之后几千年来，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科学和数学的表达，还是趋于逻辑的决疑法，而不是描绘出实际的探索途径：

欧几里得体系以其逻辑上的完美使一些思想家赞叹不已，在这一片称誉之中，人们忽视了它的瑕疵。即使是当今的大学问家也以欧几里德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探索结果而误入歧途，以致实际上遮蔽了他们的调查方法，这对科学极为不利。^①

从某种角度来说，马赫的看法是一种倒退。他不了解培根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十分明确的观点，即科学的记录由于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必然不同，其目的或者是对当前的系统知识作出贡献，或者是为促进人们对科学工作是怎样发展的历史性理解作出贡献。但是象培根和莱布尼兹一样，马赫确实认为：我们不能希望，只凭利用所发表的规范化报告来重视科学探索的实际历史。

最近，物理学家莫尔斯(A.A. Moles)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科学家是“经过职业训练，以致会掩盖自己最深层的思想”以及“不自觉地夸大过去所做工作的理性方面”。^②此处所要强调的是，掩饰探索的实际过程这种做法大都由于科学出版的惯例，它要求用非人称的被动词汇和格式书写报告，这意味着，观点可以不依赖于人的大脑而发展，调查可以不依赖于人的一系列劳动而进行。

植物学家阿尔伯(Agnes Arber)已对这种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概括，他声称：“科学研究的表达方式……为当时的思想偏见所

① Ernest Mach, 《空间和几何》(Space and Geometry), T.J. McCormack翻译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06), 113, 斜体字部分。

② A.A. Moles, La création scientifique(Geneva, 1957)Jacques Barzun引用、参见《科学：荣耀的娱乐》(Science:The Glorious Entertain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93.